

## 失去

厦大附中 高一(2)班  
蓝思妍

失去是什么样的?一只大手找准心里某一块地方,一下一下把它掏空了。不疼,只是空,空得你的肺腑都痒痒疼疼起来,得有个什么狠狠挠一挠才好。

早在小学的时候,老师就叫我们写伤心的事,她说,或许你有去世的亲人,把思念写下来,那时候我没有,少了个题材,但是心里满满当当的幸福与得意。

多让人开心呀,吵吵闹闹的小村,低矮矮的小房,明明白亮的小院里,坐着满脸皱纹的,看见你欣喜得要叫到周围邻居都能听见的老人。

院子里有鸡、有鸭、有羊,偶尔有来串门的,不知道谁家的小狗崽。但是它可不敢拿点什么磨磨牙,要挨棍子的。那时候有炊烟,只比我高了一些的烟,能抱个满怀的大铁锅炖着比手掌还大的肉,七里香和桂花一碰就掉,白白胖胖的撒了满地,但是没有关系,不用去扫的。

奶奶会摘几朵桂花放在我的口袋里,一天下来,衣服上都是香。

爷爷有菜园,不叫菜园,叫公园,爷爷自己取的,一开始是为一家人种的,后来是为我们种的——我、弟弟、爸爸、妈妈。

二零二零年二月,奶奶从楼梯上摔下来。只留给我五六天繁琐的仪式,磕不尽的头。

哎呀,好烦!奶奶连摔跤都不舍得让我摔一个,怎么会让我磕头呢?

她还带走了好多东西,带走了小鸡,小鸭,小羊。肯定是她带走了,不然怎么我后来回家,它们都不见了。

院子里都不热闹了,小狗崽怎么不来玩?哦,它已经是一条大狗了,凶巴巴的,指不定会拿我的小腿磨磨牙,我现在知道它是谁家的了,不让我进。

这叫失去对不对?疼一点也好啊,怎么紧紧抓着我。凶一点也好啊,怎么这样漫长的、固执的、细水长流一样磨我的心脏。

真烦,一点也不痛快。

失去是空荡荡的,空的我想把我自己拆开来看看,它在我心里偷走了什么。空的让人喘不过气,我被掏得只剩一个空空的躯壳,心跳一下,视野被震一下。它要把我吃掉。

失去,失去,失去。

你让我这样疼,你对我这样狠,你好歹给我留点什么呢?

比如,比黑白照鲜活得多的、永不褪色的、奶奶的脸。

(指导老师 陈佳蓓)

## 我的奶奶老师

芩城实小 五年(3)班  
蔡欣宏

我的奶奶姓高,中等个子,短头发,小眼睛很有精神,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,一看就是诲人不倦的老师。

五年级开学报名的那天,当得知奶奶就要教我时,我欣喜若狂,激动得管不住自己的小嘴巴:“耶,奶奶成了我的老师!奶奶老师!老师奶奶!”我像一个幸福的小公子,心里喜滋滋的。

在奶奶老师的语文课上,我经常会因为大发,因为奶奶老师总是偏心眼。看到我做得好的地方,奶奶老师总是不表扬我,觉得那是理所当然;可是看到我不如别人的地方,就心急如焚,埋怨我不努力上进。我就像一只没有闪光点的丑小鸭。

一次语文课上,奶奶老师提了一个问题,答案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。我举起手眼巴巴地看着奶奶老师,希望她能叫我,可她偏偏不叫我,她让张铭超回答,他啰啰嗦嗦说了半天,也没说到点子上,奶奶老师耐心听完,微笑着点了点头,鼓励他回答问题要抓住关键句子语言要简洁。接着又让许哲豪回答,许哲豪回答得很好,奶奶老师竖起大拇指表扬他。此时的我很生气,撇了撇嘴,心想:明明我可以回答得比他们更好,为什么不让我回答?后半节课,我心不在焉,闷闷不乐。突然,奶奶老师点到我的名字:“说说你对紧走搭石慢过桥的理解。”我猛地站起来,大脑一片空白,心怦怦直跳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奶奶老师的眼睛瞪得灯笼还大,活像一只凶猛的狮子,恨不得一口把我吞下。我耷拉着脑袋,真后悔成了奶奶老师班上的学生。

周末,我不用上补习班,奶奶老师在家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辅导:阅读、数学……当老师辛苦,当奶奶老师更辛苦。每天晚上,她都会检查我的家庭作业,遇到错题,会耐心地讲解,一直到我会为止,还为我制作错题本。

奶奶老师就是一个既严格要求我,又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好老师,你们说我能不爱奶奶老师吗?

(指导老师 高明珠)

## 难以忘怀与爷爷奶奶相处的温情时光

# 我这般爱你

屋外的野草已有半人高,牵牛花在一丛绿中格外耀眼。大门早已长满铁锈,推开老门,它发出“吱呀——”一声长吟。

“外公外婆我回来了!”从门中传出“哎!我在!”这是外婆的声音,外公呢?我才反应过来,他已经离开我们了。舅舅笑盈盈地推开房门,恍惚间我好像看到外公的影子……

自从外公离开,外婆就跟舅舅回苏州去了,我们就没回来过了。

走到庙前,之前的戏台已经被新的房子替代。想起小时候,我总穿着背心短裤,一手一个大橙子,踏着小碎步和外公去看戏。每当这个时候,外公就会摇着大蒲扇给我扇风,嘴里还不时哼上两句,真令人怀念啊。

旁边就是小鱼塘,小时候外公总带着我和表妹去抓蚯蚓,然后来到小鱼塘钓鱼,外公就站在一旁笑着看着我们,一抓到鱼他就连忙走上前抓住鱼,丢入大水桶中;当我们玩厌了,外公就把它们丢回小塘中,然后用满是鱼腥味的鱼,一手拉我一手拉妹妹,带我们回家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背上,在地上画出一篇美丽的画卷。

走到小仓库,里面有一个燕子的巢。我想它们早就飞走了吧!刚要离开时,余光看见了角落中的一袋烟花,里面有好多好多:蝴

岁月如歌,匆匆之中,她从光下走过,一缕缕微光在头顶上浮现,显得恍惚。很久,才发现眼前这个人正在老去。

初春,奶奶总是站在自家的菜园眺望,看千山万水,听虫鸣鸟叫,随手撒下希望的种子,因风起,随风落。奶奶闲暇时光总会来打理打理菜园。她弯着瘦小的身躯,日复一日地浇水施肥。盛夏一晃而过,深秋悄然来临,菜园子一派丰收的景象。奶奶也赶忙打电话催着我们到乡下来看看,话语中夹杂喜悦与期待,深秋总是我们下乡的好时候。

从小奶奶就像呵护着菜园一样,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,还没上学那会儿,就属我跟奶奶最亲。

记忆里,奶奶是慈祥和蔼的。到了上学的年纪,奶奶总是接送我上下学,爸妈工作忙,一日三餐都是奶奶亲手煮的。每每回到家中,总能闻到一阵香气扑鼻而来,奶奶放下东西,立马为我热好饭菜,忙前忙后一刻也不停歇。

“快吃快吃,等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我今天煮了你最爱吃的菜,快尝尝,味道合不合胃口?”奶奶连忙双手托起菜盘,眼里的期待泉涌般溢了出来,那神情是如此慈祥温柔,我迫

不及待,尝了一口,那美妙的滋味,冲击着我的味蕾,在脑海里留下一抹永不擦去的记忆,点头如捣蒜:“好吃,好吃!”奶奶似乎放松下来,一脸宠溺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笑弯了眼,慢条斯理地说着:“好好好,好吃就行,吃完帮你洗碗。”我心疼奶奶,想着自己洗就行,最后偏不过她,只好看着她,独自一人又再次忙碌着。

记忆里,奶奶也是最懂人心的。

每逢大考,我总是没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,常常因此失意。黑云翻墨,空气氤氲,那日的天阴沉着脸。我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,周围的景物都黯然失色。回想起试卷上的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红叉叉,就如无数根针刺向心脏,疼痛不可磨灭,记忆不可删去。迈进家门的那一步,腿如灌了铅一般有千斤重。母亲一下子就看破了,任何异常在她那儿必露无疑。她把我一顿臭骂,我甩门

## 外婆家的老房子

漳州一中 七年(4)班 杨沛儒

蝶烟花、仙女棒,还有孔雀开屏……我的耳边又回荡起与外公的约定,外公坚持住,等明年春节我再和你们一起放烟花!到了最后,外公还是没有守约……

到了楼上的房间,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,是外公的味道!我想起小的时候,每到中午吃完饭,妈妈就会让我上去睡觉,当时还小,就和妹妹一起依偎在外公温暖的胳膊上,吵道:“快快快!外公快给我们讲故事!”外公每到这个时候就清清爽爽“从前,有只小兔子和小猴子……”一听到这个开头,我和表妹就会不约而同地说:“外公(爷爷)你不要讲这个老掉牙的故事了!你没有别的故事了吗?”这时外公就会摸摸我的头:“没啦没啦!外公是个农民,字都不识几个,你们就听吧!”这时候,我和表妹都会装成生气的样子,别过头,不听外公讲故事,直到他说:“你们又这样!好了好了,下午给你们买棒棒糖吃!”我们才转回来,笑着说:“哈哈,我们骗你的!我们没

## 朝如青丝暮成雪

厦大附中 八年(3)班 徐雨桐

不及待,尝了一口,那美妙的滋味,冲击着我的味蕾,在脑海里留下一抹永不擦去的记忆,点头如捣蒜:“好吃,好吃!”奶奶似乎放松下来,一脸宠溺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笑弯了眼,慢条斯理地说着:“好好好,好吃就行,吃完帮你洗碗。”我心疼奶奶,想着自己洗就行,最后偏不过她,只好看着她,独自一人又再次忙碌着。

记忆里,奶奶也是最懂人心的。

每逢大考,我总是没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,常常因此失意。黑云翻墨,空气氤氲,那日的天阴沉着脸。我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,周围的景物都黯然失色。回想起试卷上的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红叉叉,就如无数根针刺向心脏,疼痛不可磨灭,记忆不可删去。迈进家门的那一步,腿如灌了铅一般有千斤重。母亲一下子就看破了,任何异常在她那儿必露无疑。她把我一顿臭骂,我甩门

## 我们是一家人

漳州一中芝山校区 七年(4)班 黄梓轩

不算大的巷子中,人声鼎沸,墙边小摊上冒出的白气流淌在空气里,和着老板的叫卖声,给秋日的萧瑟增添了一丝暖意。

清晨起来,爸妈都去工作了,只得自己去外面找吃的。闲逛了许久,一阵熟悉的卤面香气朝我迎面飘来,我即刻踱步到面摊子挤下个位子:“叔,来碗卤面!”面很快上桌,端起尝一口,一种久违的味道融化在心里,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
小时候,我最盼着和外公到市场买菜,因为那天中午,外公一定会带着我去吃一碗满满的、热乎乎的卤面。滑润、爽口的面条一入口,仿佛融入了五脏六腑,留下浓浓的香味,再配上外公讲的故事,简直不逊于蜜桃大宴。

每次吃卤面,外公就给我讲他经历过的、听说过的事。从历史故事到民间传说,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,从五十年代闹饥荒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,从杨靖宇讲到雷锋,再讲到邓小平……不管能否听懂,我总是津津有味地听完,他也不论我能否听懂,总是拍着我的头,微微地笑着说:“你们这代人真好啊,生在一个和平又富足的年代,要好好学习才能报效祖国啊!”我似懂非懂,只是呆呆地点点头。

四月的阳光正好透过榕树新发的小枝丫,照在外公身上,他拄着拐杖,静静地望着满园不知名的小花儿,也许那是年的年景不太好,又或许是他知道自己生病了。可是年幼的我哪里懂得那些,只是在他面前跑来跑去。突

有生气!但是一定要买糖哦!”外公装成恍然大悟的表情:“你们又骗我,你们两个小滑头!”那时候我们总觉得外公真笨,这么多次了还会被我们骗。直到长大了才知道笨原来是……

虽然小的时候总是觉得他这也不好,那也不好,等他离开了,我才又想让他带我看戏,带我钓鱼,和我们一起看烟花……我多想再躺在他的胳膊上,再听一次老掉牙的故事,再骗一次他啊!这些当然都是幻影了……

外公当了一辈子的农民,苦的累的活他全包了,却总想把最好的留给我们,我想起他在最后的日子里,用颤抖的手从皮包里抽出几百元,放在我的手心里,用虚弱的声音说:“沛儒,外公快不行了,这些钱你一定要好好保管……”又颤抖地说:“你一定要认真学习!要成为有用的人……”外公……外公还想像你弹一次琴……”外公生前最后一个愿望是听我弹琴。小时候我有什么他都会照办,而他最后一个愿望我都没能实现……

外公,我想你了,我多想给你弹一首歌,我多想再遇见你一次啊!可这,最终也只是“我想”而已,我小时候不懂得何为生死,只有失去了,才会懂得珍惜。外公,我想你了……

(指导老师 游爱君)

进了房间,趴在桌上闷声哭泣。

轻轻地,悄悄地,门被打开,我抬头一看是奶奶,奶奶总是一如既往地深爱着我,用她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,温柔地说:“孩子,我明白,你受了许多委屈,没事,放声哭出来可能会好受一些,但以后你要明白,胜败乃兵家常事,没有一个人能一蹴而就,也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能得到上帝的眷顾,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,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,总结经验,下次努力不就可以了吗?没事的,咱们是最棒的!”一番亲切的话语,消除了我的困惑,洗净了我的心灵。我破涕为笑,扑进她温暖的怀里。

习惯了你的付出,不知不觉给你安上永不老去的光环。时间不饶人,此刻,那满头白发打破了幻想,你的青丝终究抵不过岁月的侵蚀,白了,疏了,像是辽阔宇宙中的七八颗星星。

我还未长大,你却已然老去。抬起头,是她的身影,矮小佝偻,我用手想努力抓住她,可惜她却离我越来越远。

朝如青丝暮成雪,无论是青丝还是银发,那都是爱。

(指导老师 黄丽华)



油画《水边人家》  
漳州市江滨小学 教师 张伟芳

## 一路有你相伴

漳州实验中学 九年(17)班 吴羽彤

人生犹如一帘画轴。每每将轴打开一寸,就会出现一寸不同的光景。人生海海,不过几经沉浮。留不住的过客,是云烟,是似乎飞翔而永不停歇的鸟。好在,一路有你相伴。  
——题记

我有一腔少年事,始于夏末秋初的傍晚。那天橘色的晚霞,淡粉的天,从此便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母亲开着车,送我去一间书法教室学习书法。从踏入教室的门起,就注定我的一生,会与书法相伴。

踏入教室,墨香味扑鼻而来,弥漫整个教室。老师领我到座位坐下,帮我铺好雪白的毛毡,从一旁抽出一张宣纸铺在毛毡上,紧接着老师教我如何开笔,沾墨,诸如此类。我拿着已经沾好墨的毛笔,笔毛沾染上了墨色,根根分明。饱满的笔肚似已经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,被刮尖的笔锋则是带矛出征的兵。

老师握住我的手,先画了一个蚊香的形状,我不解。老师徐徐说道:“在写笔画之前先熟悉一下毛笔,画画图案,会让你运笔更稳当。”我便照着画了。练了几个后,老师就开始教我写笔画。“先回锋,然后轻轻地按,稍微提起来,向右运笔,到最后结尾的地方呢,轻顿,勾回来,这就是横画。”我通过学习楷书,了解了许多我以前从未知道的事。横画要顿笔,竖画有悬针竖和垂露竖之分,为了结构美观,有些笔画需要变形……书法,带我领略了传统艺术之美,陪伴我走过了年幼无知的路。

回锋,下按,轻提笔,运笔,停顿,勾回,纸笔写下轻狂。墨色晕染于雪白,展开一场雪白与黛色之间光与影的对弈。老师初次教我的情景至此仍历历在目。经过三年的楷书练习,我已经对楷书的笔画与结构有了一定的认知,老师便推荐我学习行书。我欣然答应。“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。”书法用我独特的力量,陪伴我走过那条本应踽踽独行的路。

回首,我已走过六年与书法相伴的岁月。渐渐的,书法不再只是我的一个爱好,而是融入了我的生活中,成为我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受得到的朋友,甚至一位师长。写

字要方方正正。横平竖直,笔画不可马虎。在结构上,该松的地方要松,该紧凑的地方也要紧凑,疏密相间,才会有美感。这不正对应了人生的道理吗?做人要端正正,做事不可以任性,切勿妄为。在日常生活中,该节约时间的时候要节约时间认真学习,但也要有所放松,在适当的时候享受生活劳逸结合才是最好的生活节奏。书法在我的成长路上,甚至是人生路上都在“润物细无声”地感化我,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性格,从而融入我的生命里,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然后陪伴我走过一年又一年。

汨汨的流水洗净了笔上多余的墨痕,用纸把水吸干,晾好笔,笔杆在风中微微动着。笔尖不再雪白,而是带上了岁月的灰,温润的细述着我与书法的故事。成长的路还很长,荆棘密布,迷雾重重。但我心向光明。也暗自庆幸,一路有你相伴。

(指导老师 陈银才)